

歸向自當識悟今席講說止於云何偈後但  
世界法爾不久當終時日既促願各用心遂  
依文敘恰至偈初即覺失念無疾而終春秋  
七十有五即以其年十二月送往王城谷中  
南山之陰閭境同婦若喪考妣當夜降雪周  
三四里乃掃路通行陳屍山嶺經夕忽有異

十九

華遠屍周市俗地漏出可五百枝長二尺許  
上發鮮榮似凝冬花而形相全異七衆驚慟  
悲慶誼山有折入城示諸耆宿乃內水瓶至  
來年五月猶不萎悴自非宿祐所資豈感冥  
祥嘉應也晉州有人性愛遊獵初不奉信有  
傳懸感乃造山覓唯覩空處自悔哀哭曰生  
不蒙開信死不逢奇瑞獨何無感必有神道  
願示徵祥言訖地涌奇花還長二尺欣慰嘉  
應發心永固唐高僧傳  
右此七驗出

## 法苑珠林卷第二十四

鐘四

秘匿

下女力反  
藏也

蹕脚

上徒吊反  
掉也

棗

即委反  
榮也

繡

疾陘  
反

詰突吉反秦陟降抽江反豐許巍反頭居鄧反釐理也反綏息遺反  
慈音遲順也鉢其呂切憚徒案切罩都教反憤房吻反擴必刃反殞反出殞音  
塵音窟主反窪烏瓜反檄胡狄反疑郎計反赭赤也之二反殞子反

## 法苑珠林卷第二十五

大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見解篇第十七

此有二部

述意部

引證部

述意部第一夫心識運變厥理無恒解惑  
相翻聖人何迹澄神虛照應機如響所謂寂  
然不動感而遂通悟道緣機然後神化是以  
文字應用弥綸宇宙聖變隨方該羅法界非  
六通之至聖孰能垂化於五道者也

引證部第二如分別功德論云如來所以

廣爲四部各說第一者乃爲將來遺法之中  
四姓出家見解不同共相是非自稱爲尊餘  
人爲卑如是之輩不可稱計故預防於未然

開其自足之路如光明之中日爲其最星宿之中月爲其最川流之中海爲其最六天之中波旬以爲其最色界十八天之中淨居以爲其最九十六部之中釋僧以爲其最九十六道之中佛道以爲其最如五百聲聞弟子之中神解各別不可具列第一如拘毘比丘初化受法善來之首故稱第一如憍梵鉢提比丘善護譏嫌藏身天上故稱第一故功德論云牛腳比丘以二事不得居世間何者此比丘脚似牛甲食飽則噏以是二事不得居若外道見謂諸沙門食無時節生誹謗心是以佛遣上天在善法講堂坐禪善覺比丘常爲衆僧作使至天上佛涅槃後迦葉鳴稚大集衆僧命阿那律遍觀世間誰不來者阿那律即觀世界盡來唯有憍梵比丘今在天上即遣善覺命召使來善覺到三十三天見在善法講堂入滅盡定彈指覺之曰世尊涅槃已十四日迦葉集衆遣我相命可下世間至

衆集所憍梵答曰世間已空我不忍還欲取涅槃即以衣鉢付於善覺還歸衆僧便取涅槃以是因緣善護其身安處天上故稱第一也第二論云憂留毗迦葉所以稱第一者乃宿世已來兄弟三人常有千弟子相隨今遇佛得度俱得羅漢四事供養由此而興將護聖衆故供養中第一也第三論云舍利弗所以稱智慧第一者世尊方欲知身子智慧多少者以須弥爲硯子四大海水爲墨以四天下竹木爲筆滿四天下人爲書師欲寫身子智慧者猶不能盡況凡夫五通而能測量耶故稱智慧第一也第四論云大目捷連所以稱神足第一者世尊證說三災流行人民大飢欲反大地取地下肥以供民命佛止不聽恐損衆生又欲一手執衆生一手反地佛復不許故知神足第一也如密迹金剛力士經云目連承佛聖旨西方有一世界名光明幡佛名光明王現在說法目連到彼聽佛語見

其身長四千里諸菩薩身長二千里其諸菩薩所食鉢器其高一里目連行鉢際上時諸菩薩白齒尊曰唯然大聖此亟從何而來被沙門服行鉢際上於時彼佛言諸族姓子慎勿發心輕慢此賢所以者何今斯少年名大目連是釋迦文佛聲聞弟子中神足第一時

光明佛告大目連吾土菩薩及諸聲聞見卿身小咸發輕慢仁當顯神足力承釋迦文威德目連稽首足下遶佛七匝踊身在空廣現神足已復住佛前諸菩薩歎未曾有佛言欲試釋迦文佛音響遠近故到此土仁者不宜無量不可爲喻齒尊告曰云何以汝神力到此世界故是齒尊釋迦文佛威德所立當遯礼釋迦文佛自當至彼假使卿身以已神足欲還本國一劫不至目連右膝著地向於東方禮釋迦文佛義手自歸屈申臂頃即時得至故知目連神足中第一也第五論云阿那

朱三十五

律所以稱第一者時佛爲大會說法那律坐眠佛見謂曰今如來說法汝何以眠耶夫眠者心意閉塞與死何異那律慙愧剋心自誓不敢復眠不眠遂以眼便失明所以然者凡有六食眼有二食一視色二睡眠五情亦各二食得食者六根乃全以眼失食故喪眼根

佛命耆域治之曰不眠不可治已失肉眼無所復觀五百弟子各棄馳散情人貢針捫摸補衣線盡重貴無人可倩左右唱曰誰求福者與我貫針齒尊忽然到前取來吾與汝貫問曰是誰曰我是佛也曰佛已福足復欲求福耶曰福德可得獸耶那律思惟佛尚求福況於凡人耶心中感結馳向佛視以至心故忽得天眼重復思惟便得羅漢凡得羅漢皆有三眼一肉眼二天眼三慧眼三眼視者恐肉眼亂天眼爭功精鹿以雜觀故專用天眼觀大千界精鹿悉覩故言天眼第一也第六論云迦旃延所以稱善分別義第一者將欲

撰集法藏心中惟曰爲人間潰闊精思不專故隱地中七日撰集大法已訖呈佛稱曰善哉聖所印可以爲一藏此義微妙降伏外道故稱第一又佛稱仁者辯才折理解義第一也第七論云所以稱婆拘羅壽命極長者以曩昔曾供養六万佛於諸佛所常行慈心飛蜎蠕動有形命類恒加慈愍無有毫釐殺害之相佛告阿難如我今日正壽八十者如來隨世欲適衆生不現其異故壽八十婆拘羅者受前宿世慈心之福故年壽加倍一百六十復答毗婆尸如來出世時有長者居明貞修稟性良謙請佛及僧九十日四事供養有一比丘來求索藥長者問曰何所患苦答曰頭痛長者答曰此必膈上有水仰攻其頭是以頭痛即施一呵梨勒菓因服病除緣是福報九十一劫未曾病患阿難問婆拘羅何以不爲人說法爲無四辯智慧而不說耶答曰我於四辯捷疾之智非爲不足直自樂靜不

善憤鬧故不說法故長命省事第一也第八論云所以稱優波離持律第一者是五百釋子剃髮師不輕不重泯然除盡佛命善來即成沙門佛即受戒得阿羅漢次受五百釋子戒優波離爲上座諸釋子言此我家僕何緣禮之佛言不尔法無貴賤先達爲兄俛仰不已制意爲禮即時天地大動諸天於上讚曰善哉善哉今日諸釋降伏貢高此意難勝故地爲動當五百釋子爲道時亦有九万九千人出家爲道優波離自從佛受戒已來未曾犯如毫釐故稱持律第一又祇園精舍北有一比丘得病經六年不差波離往問何所患苦欲何所須曰我有所須以違佛教故不可說曰但說無苦曰我唯思酒五升病便除愈優波離曰且住我爲汝問佛還即問佛有比丘病須酒爲藥不審可得飲不世尊曰我所制法除病苦者優波離即還索酒與病比丘病即除愈重與說法得羅漢道佛讚波離汝

問此事使病比丘得蒙除差又使得道若不得度後墮三塗無有出期乃爲將來比丘能設禁法使知輕重得濟危厄汝真持律以律付汝勿令漏失不可示以沙弥白衣復稱第一也第九論云所以稱難陀比丘端正第一者餘諸比丘各各有相舍利弗有七相目連

朱子五

五

有五相阿難有二十相猶難陀有三十相難陀金色阿難銀色衣服光曜金瓌覆屣執琉璃鉢入城乞食其有見者無不欣悅自捨如來餘諸弟子無能及者故稱端正第一柰女請佛於外見難陀愛樂情深接足爲禮以手摩之雖觀美姿寂無情想形形相感則失不淨柰女不達疑有欲心佛知其意告柰女曰勿生疑心難陀却後七日當得羅漢以是言之知心不變故稱第一第十論云所以稱婆陀比丘解人疑惑第一者三世諸佛皆共八萬四千以爲行法衆生得道不必遍行衆行隨其所悟處以爲宗趣何者衆生結使不同

病有多少始有厚薄是故如來設教若干或有一藥治衆病或有衆藥治一病猶六度相統一行爲主衆行悉從一行不專衆病隨起隨病所起對藥應之若計常起以無常對之若計有心起以空心對之當其無常領行万行皆無常也猶施造八万八万皆爲施所造也亦猶如來八音中一音統八響一響統百教一教統百義一一相領至千万億一音報万億其變如是略說統行其喻亦介此比丘專以略說爲主故稱第一也第十一論云所以稱天須菩提著好衣第一者五百弟子中有兩須菩提一王者種一長者種其天須菩提出王者種所言天者爲五百世中常生天上化應聲聞下生王家食福自然未曾遺乏佛還本國佛勑出家約身守節鹿衣惡食草蓐爲牀大小便爲藥此比丘聞佛切教退欲還家佛受波斯匿王請即詣佛所辭退而還阿難語曰君且住一宿須菩提曰道人屋舍

如何可止且至白衣家寄止一宿明當還歸  
阿難曰但住今當嚴辦即往王所種種座具  
幡華香油嚴飾皆備此比丘便於中止宿以  
適本心意便得定思惟四諦至於後夜即得  
羅漢阿難白佛天須菩提已得羅漢飛在虛  
空佛語阿難夫衣有二種可親不可親若著

鍾 朱二十五

好衣益其道心此可親近若損道心此不可  
親近也是故阿難或從好衣得道或從五納  
弊惡得道所悟在心不拘形服也是故言之  
天須菩提著好衣第一也第十二論云所以  
稱羅雲持戒不毀第一者或云羅雲喜妄語  
好瞋佛捨輪王之位而作沙門東西行乞不  
可羞耶以嫌如來故作妄語若有人問如來  
所在實在祇舍而云在晝闇園實在晝闇園  
而言在祇園反覆妄語誑於來人阿難白佛  
羅雲妄語佛喚羅雲來卿實妄語耶對曰實  
爾我所以捨聖王位者以不可恃怙皆歸無  
常正使帝釋梵王皆不可保況復聖王而可

恃耶佛語羅雲我前後捨此不可稱計而汝  
今時方恨我耶佛語羅雲汝取水來羅雲即  
盛滿鉢水授與如來如來執鉢水謂羅雲曰  
汝見此水不對曰已見佛言此水滿鉢無所  
減者喻持戒完具無所捐落復鴻半棄謂羅  
雲曰汝見此水不對曰見之佛言此水失半

七

喻戒不具足復鴻水盡示羅雲曰見此空鉢  
不答曰已見佛言犯戒都盡喻如空鉢復以  
鉢覆地示曰汝見此不答曰已見佛言已犯  
戒盡當墮地獄喻鉢口向地也羅雲自被約  
勒以後未曾復犯如毫釐戒故稱持戒第一  
也忍行亦爲第一故舍利弗將羅雲入舍衛  
城乞食時有婆羅門見羅雲在後行即興惡  
意打羅雲頭破血流汙面羅雲即生惡念要  
當方便報此怨家舍利弗已知心念爲其拭  
血謂羅雲曰當憶汝父昔爲王時人來索眼  
即挑眼與截手截足亦不悔恨若爲象時以  
手與人亦不厭倦汝今云何起此惡念羅雲

聞說即自剋責我今云何惡心向彼即忍如地不起害心如毛髮許時打羅雲者墮無擇地獄中以是因緣持戒忍行最爲第一也第十三論云所以稱般陀比丘暗鈍然能變形第一者良由佛教使誦掃箒得箒忘掃得掃忘箒六年之中專心誦此意遂解悟而自惟曰箒者奪掃者除箒者即喻八正道真者喻三毒垢也以八正道奪掃三毒垢所謂掃箒義者止謂此耶深思此理心即開解得阿羅漢道復有婆羅門名曰梵天亦名世典博覽群籍古書祕識天文地理無不閑練故名世典自以德高命共論議謂般陀曰能與我共論耶般陀曰我尚能與汝祖父梵天共論何況汝盲無目人乎梵志尋言即語曰盲與無目有何等異般陀默然不對無以相詶即以神足相答騰空去地四丈九尺結跏趺坐梵志仰瞻敬情內發時舍利弗知其辭匱現變相答若不往屈梵志不度即以神足作般陀

形便使般陀本形不現化形問曰汝爲是天是人乎答曰是人又問人爲是男子不曰是男子又問男子與人有何等異答曰不異又問人者統名男子據形何得不異向言真者謂不見今世後世善惡之報無目者謂無智慧之眼以斷結使也梵志心解即得法眼淨以是因緣般陀變形爲第一也此之羅漢且云第一若論實德神解並皆第一也如增一阿含經云時世尊於十五日說戒時諸比丘僧及五百比丘衆從祇桓沒詣阿耨達池時龍王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觀衆空無舍利弗今無此坐佛告目連言汝速至舍利弗所以我聲告卷五八目連承教往舍衛城語舍利弗言佛呼汝來阿耨達龍王欲得相見舍利弗自解祇支帶著目連前謂目連曰汝有神足舉此衣帶結目連執帶不能移動盡力欲舉地皆大動舍利弗便舉目連著東方于逮又以帶纏須弥山目連便舉動須弥山舍利弗復以此帶纏

如來坐目連遂不能動捨帶還龍王所遙見  
舍利弗已在前至結跏趺坐繫念在前目連  
白佛言我不失神足耶何以故舍利弗後沒  
先至佛曰不退舍利弗有大智慧佛告目連  
衆多比丘無恭敬心於汝言舍利弗神足勝  
汝汝可於此衆中現其威力對曰承教即於  
座起往須弥山頂以一足踏山頂舉一足著  
梵天上蹴須弥山使地六反震動時諸比丘  
歎未曾有目連說偈時六十比丘因此漏盡  
意解又文殊師利般涅槃經云佛告跋陀羅  
菩薩此文殊師利有大慈悲生於此國多羅  
聚落梵德婆羅門家其生之時家內屋宅化  
如蓮華從母右脇出身紫金色墮地能語如  
天童子有七寶蓋隨覆其上九十五種諦論  
議師無能酬對唯於佛所出家學道住首楞  
嚴三昧佛涅槃後四百五十歲當至雪山為  
五百仙人宣揚十二部經教化令住不退已  
至本生地於空野澤尼拘樓陀樹下結跏趺

鍾 朱二十五

坐入百楞嚴三昧身諸毛孔出金色光遍照  
十方世界度有緣者身如紫金山正長丈六  
圓光嚴顯面各一尋於圓光內有五百化佛  
一一化佛有五化菩薩以爲侍者佛告跋陀  
羅是文殊師利有無量神通變現不可具  
說若有衆生但聞文殊師利名除却十二億  
劫生死之罪若禮拜供養者生生之處恒生  
佛家若未得見當誦持首楞嚴稱文殊師利  
名一日至七日文殊必來至其人所若有宿  
業障者夢中得見夢中見者於現在身若求  
聲聞以見文殊師利故得須陀洹乃至阿那  
含若出家人見者以得見故一日一夜成阿  
羅漢若有深信方等經典是法王子於禪定  
中爲說深法亂心多者於其夢中爲說實義  
令其堅固於無上道得不退轉我滅度後一  
切衆生其有得聞文殊師利名者見形像者  
百千劫中不墮惡道若有受持讀誦文殊師  
利名者設有重障不墮阿臯極惡猛火常生

他方清淨國土值佛聞法得無生忍又賢愚  
經云佛在王舍城鷲頭山中時波羅柰王名  
波羅摩達王有輔相生一男兒相好備滿身  
色紫金姿容挺特輔相見子倍增怡悅其母  
素性不能良善懷妊已來悲矜苦厄悲潤黎  
庶等心護養父召相師今占相之相師見喜  
因爲立字號曰彌勒其兒殊稱舍土宣聞國  
王聞懼恐大奪位聞其未長當預除滅即勑  
輔相聞汝有子容相有異汝可將來吾欲得  
見時宮內人及父知王欲甚懷湯火餘經  
即報王言近遣向南天其兒有名波婆梨  
在波婆富羅國爲被國師聰明高博智達殊  
才五百弟子恒逐詔稟於時輔相憐愛其子  
懼被其害密計遣人乘象送之舅見彌勒覩  
其色好加意愛養敬視在懷其年漸大教使  
學問一日詣受勝餘終年學未經歲普通經  
書時波婆梨見其外甥學既不久通達諸書  
欲爲作會顯揚其美遣一弟子至波羅柰語

卷二十一

十

於輔相說兒所學索於珍寶欲爲設會其弟  
子往至于中道聞人說佛無量德行思慕欲  
見即往趣佛未到中間爲虎所噉乘其善心  
生第一四天波婆梨自竭所有爲設大會一  
切都集設會已訖大施達觀人得五百金錢  
財物整盡有一婆羅門名勞度差最於後至  
獨不得食唯與五百金錢勞度差言聞汝設  
施云何空尔若必拒逆不見給者汝更七日  
頭破七段時波婆梨恐有惡祝及餘蠱道事  
不可輕深以爲懼前使弟子終生天者遙見  
其師愁賴無賴即從天下來到其前問其師  
言何故愁憂師具廣說天白師言勞度差者  
未識頂法愚癡迷網惡邪之人竟何所能而  
乃憂此今惟有佛最解頂法無極法王特可  
歸依時波婆梨聞天說佛即重問之佛是何  
人天即說佛功德智慧不可稱計今在王舍  
城鷲頭山中時波婆梨聞歡佛德自思必是  
我書所說佛星下現天地大動當生聖人今

悉有此即勑弥勒等十六人往者相好心念  
難之我師波婆梨爲有幾相我師年幾我師  
是何種姓我師有幾弟子若答知數斯必是  
佛汝等必爲弟子遣一人語我消息時弥勒  
等進趣王舍近到鷲山見佛光明種種神異  
衆相赫然益以歡喜即奉師勑遙以心難佛

朱玉五

十一

還答之一一無差深生敬仰頭面礼訖佛爲  
說法其十五人得法眼淨求索出家佛言善  
來鬚髮自墮法衣在身重爲說法成阿羅漢  
十六人中時有一人字賓析奇是波婆姪子  
即遣往白消息還到本國具以聞見廣爲說  
之波婆聞喜即從坐起長跪合掌向王舍城

度九十億如是三會說法得蒙度者悉我遺  
法種福衆生皆得在彼三會之中阿難白佛  
不審從何造起名爲弥勒佛言過去久遠習  
慈三昧定意柔軟更無害心故字弥勒此云  
有佛已字弥勒者亦是姓也餘經云過  
多者此云未能勝智過人故云死能勝也  
頌曰

誠心請佛唯願屈神來見接濟如來遙知屈  
申臂頌來到其前禮已舉頭見佛驚喜佛爲  
說法遠阿那含於時出尊尋還鷲山唯弥勒  
取小乘經大佛告諸比丘於未來世此間  
願志趣菩提也佛告諸比丘於未來世此間  
浮提土地方正平坦廣博無有山川地生軟  
草猶如天衣余時人民壽八万四千歲身長

賢人軌玄度 翳喪升虛遷 師通資自發  
神光照有緣 應變各殊別 聖錄同靈篇  
乘乾因九五 逸響亮三千 法鼓振玄教  
龍飛應人天 怡智冥微妙 繹眇詠重玄  
磐紓七七紀 嘉運莅中幡 挺此四八姿  
映蔚華林園 感應緣

晉沙門竺鳩摩羅什 宋沙門釋法顯

晉長安有鳩摩羅什此云童壽天竺一人也家出國相什祖父達多惆惱不群名重於國父鳩摩羅炎聰明有懿節將嗣相位乃辭避出家東度惹嶺龜茲王聞其弃榮甚敬慕之自出郊迎請爲國師王有妹年始二十才悟明

金朱王五

十一

敏過目必能一聞則誦且軀有赤壓法生智子諸國娉之並皆不許及見琰心欲當之乃逼以妻焉既而懷什什在胎中其母慧解倍常聞雀梨大寺名德既多又有得道之僧即與王族貴女德行諸尼彌日設供請齋聽法什母忽自通天竺語難問之辟必窮淵致衆咸難之有羅漢達摩瞿沙曰此必懷智子爲說舍利弗在胎之證及什生之後還忘前言頃之什母樂欲出家夫未之許遂更產一男名弗沙提婆後因出城遊觀見家間枯骨異處縱橫於是深惟苦本定求離俗誓不落髮不咽飲食至六日夜氣力綿乏疑不達旦夫

乃懼而許焉以未剃髮故猶不嘗進即勑人除髮乃下飲食次旦受戒仍業禪法專精匪懈學得初果什年七歲亦俱出家從師受經日誦千偈偈有三十二字凡三万二千言誦毗曇既過師授其義即自通達無幽不暢時龜茲國人以其母王女利養甚多乃携什避之什年九歲隨母度辛頭河至罽賓國遇名德法師盤頭達多即罽賓王之從弟也淵粹有大量才明博識獨步當時三歲九部莫不該練從旦至中手寫千偈從中至暮亦誦千偈名播諸國遠近師之什至即崇以師禮從受雜藏中長二舍凡四百万言達多每稱什神俊遂聲徹於王王即請入集外道論師共相攻難言氣始交外道輕其年幼言頗不遜什乘隙而挫之外道折伏愧惋無言王益敬異日給鵝暗一隻粳麵各二斗蘇六升此外國之上供也所住寺僧乃差大僧五人沙弥十人營視掃洒有若弟子其見尊崇如此至年

十二其母携還龜茲諸國皆躬以好爵什並不顧時什母將什至月氏北山有一羅漢見而異之謂其母曰常當守護此沙彌若至三十五不破戒者當大興佛法度無數人與優波鞠多無異若戒不全無能爲也止可才明俊乂法師而已什進到沙勒國頂戴佛鉢心自念言鉢形甚大何其輕耶即重不可勝失聲下之母問其故答云兒心有分別鉢有輕重耳遂停沙勒一年其冬誦阿毗曇於十門修智諸品無所詰受而備達其妙又於六足諸門無所滯礙沙勒國有三藏沙門名喜見謂其王曰此沙彌不可輕王宜請令初開法門凡有二益一國內沙門恥其不逮必見勉勵二龜茲王必謂出我國而彼尊之是我尊也必來交好王許焉即設大會請什升座說轉法輪經龜茲王果遣使酬其親好什以說法之暇乃尋訪外道經書善學韋陀舍多論多明文辭製作問答等事博覽四韋陀典及

五明諸論陰陽星算莫不畢盡妙達吉凶言若符契爲性率達什初學小乘後專務方等乃歎曰吾弟學小乘如人不識金以鑄石爲妙因廣求義要受誦中百二論及十二門論等頃之隨母進到溫宿國即龜茲之北界時溫宿有一道士神辯英秀振名諸國手擊王鼓而自誓言論勝我者斬首謝之什既至以二義相檢即迷悶自失簪首歸依於是聲滿恣左譽宣河外龜茲王躬往溫宿迎什還國廣說諸經四遠學宗莫有能抗時王女爲尼字阿竭耶末帝博覽群經特深禪要云已證二果聞法喜踊乃更設大集請問方等經奧朱王五十四

什爲辯論諸法皆空無我分別陰界假名非實時會聽者莫不悲感追悼皆恨悟之晚矣至年二十受戒於王宮從界摩羅叉學十誦律有頌什母辭往天竺謂龜茲王白純曰汝國尋棄吾其去矣行至天竺進登三果什母臨去謂什曰方等深教應大闡真丹傳之東

土唯尔之力但於自身無利其可如何什曰  
太士之道利彼亡軀若必使大化流傳能洗  
悟矇俗雖復身當鑪鑪苦而無恨於是留住  
龜茲止乎新寺後於寺側故宮中初得放光  
經始就披讀魔來蔽文唯見空牒什知魔所  
爲誓心逾固魔去字顯仍習誦之復聞空中

聲曰汝是智人何用讀此什曰汝是小魔宜  
時速去我心如地不可轉也停住二年廣誦  
大乘經論洞其祕奧龜茲王爲造金師子座  
以大秦錦褥鋪之令什升而說法什曰家師  
猶未悟大乘欲躬往仰礼不得停此俄而大  
師盤頭達多不遠而至王曰大師何能顧達  
多曰一聞弟子所悟非常二聞大王弘贊佛  
道故宵涉艱危遠萃神國什得師至欣遂本  
懷爲說德女問經多明因緣空假答與師俱  
所不信故先說也師謂什曰汝於大乘見何  
異相而欲尚之什曰大乘深淨明有法皆空  
小乘偏局多滯名相師曰汝說一切皆空甚  
鍾朱玉五十五

可畏也安捨有而愛空乎如昔狂人令績師  
績錦極令細好績師加意細若微塵狂人猶  
恨其麤績師大怒乃指空示曰此是細縷狂  
人曰何以不見師曰此縷極細我工之功猶  
且不見況他人耶狂人大喜以付織師師亦  
効焉皆蒙上賞而實無物汝之空法亦由此  
也什乃連類而陳之往復苦至經一月餘日  
方乃信服師歎曰師不能達反啓其志驗於  
今矣於是禮什爲師言和上是我大乘師我  
是和上小乘師矣西域諸國咸伏什神雋每  
至講說諸王皆長跪座側令什踐而登焉其  
見重如此什旣道流西域名被東川時苻堅  
僞号關中有外國前部王及龜茲王弟並來  
朝堅堅引見二王說堅云西域多產珍奇請  
兵往定以求內附至堅建元十三年歲次丁  
丑正月太史奏云有星見外國分野當有大  
德智人入輔中國堅曰朕聞西域有鳩摩羅  
什襄陽有沙門道安將非此耶即遣使求之

至十七年二月鄯鄯王前部王等又說堅請  
兵西伐十八年九月堅遣驍騎將軍呂光陵  
江將軍姜飛將前部王及車師王等率兵七  
万西伐龜茲及烏耆諸國臨發堅饑光於建  
章宮謂光曰夫帝王應天而治以子愛蒼生  
爲本豈貪其地而伐之正以懷道之人故也  
朕聞西國有鳩摩羅什深解法相善闡陰陽  
爲後學之宗朕甚思之賢哲者國之大寶若  
剋龜茲即驛送什光軍未至什謂龜茲王白  
純曰國運衰矣當有勍敵曰下人從東方來  
宜供承之勿抗其鋒純不從而戰光遂破龜  
茲殺純立純弟震爲主光旣獲什未測其智  
量見其年齒尚少乃凡人戲之光還中路置  
軍於山下將士已休什曰不可在此必見狼  
俱宜徒軍隴上光不納諫至夜果大雨洪潦  
暴起水深數丈死者數千光始密而異之什  
謂光曰此凶亡之地不宜淹留推遲揆數應  
速言歸中路必有福地可居光從之至涼州

聞苻堅已爲姚萇所害光三軍縞素大脰城  
南於是竊号閔外稱年大安大安二年正月  
姑臧大風什曰不祥之風當有奸叛然不勞  
自定也後方驗什之言也什傳涼積年呂光  
父子旣一跡道故蘊其深解無所宣化苻堅  
已亡竟不相見及姚萇僭有閔中亦挹其高  
名虛心要請呂以什智計多解恐爲姚謀不  
許東入及萇卒子興襲位復遣敦請興弘始三  
年三月有樹連理生于廣庭逍遙園惹變爲  
荅以爲美瑞謂智人應入至五月興遣隴西  
公碩德西伐呂隆隆軍大破至九月隆上表  
歸降方得迎什入閔以其年十月二十日至  
于長安興待以國師之禮甚見優寵悟言相  
對則淹留終日研微造畫則窮年忘倦自大  
法東被始於漢明涉歷魏晉經論漸多而天  
竺所出多滯文格義興少崇三寶銳志稱集  
什旣至止仍請入西明閣及逍遙園譯出衆  
經什旣率多諳誦無不究盡轉能漢言音譯

流便既覽舊經義多紕僻皆由先度失旨故不與梵本相應興使沙門僧智僧遷法欽道流道恒道標僧叡僧肇等八百餘人諮詢受什旨更令出大品什持梵本與執舊經以相讎校其雜文異舊者義皆圓通衆心愜伏莫不

鍾欣贊興以佛道沖遠其行惟善信爲出苦之

朱二十五

十七

良津御世之洪則故託意九經遊心十二乃普通三世論以勗示因果王公已下並欽贊厥風大將軍常山公顯左將軍安城侯嵩並篤信緣業屢請什於長安大寺講說新經續出大小乘經論凡有三百九十餘卷名在別傳並暢顯神源揮發幽致于時四方義士万里必集盛業久大于今式仰諸方道俗英賢之徒如釋慧遠等學貫群經棟梁遺化而時去聖久遠疑義莫決乃封以諮什凡觀國王必有贊德見佛之儀以歌歎爲貴經中偈頌皆其式也但改梵爲秦失其藻蔚雖得大意殊隔文弊有似嚼飲與人非徒失味乃令嘔

歲也什常作頌贈沙門法和云心山育明德流熏万由延哀鳶孤桐上清音徹九天凡爲十偈辭喻皆今什雅好大乘志存敷演常歎曰吾若著筆作大乘阿毗曇非迦旃延子所比也今在秦地深識者寡折翮於此將何所論乃悽然而止唯爲姚興著實相論二卷并注維摩經出言成章無所改刪辭喻婉約莫非玄奧什爲人神情映徹懷岸出群應機領會罕有其匹篤性仁厚況愛爲心虛已善誘終日無勸姚主嘗謂什曰大師聰明超悟天下莫二若一旦後世何可使法種無嗣於是杯度比丘在彭城聞什在長安乃歎曰吾與此子戲別三百餘年杳然未期遲有遇於來生耳什未終省覺四大不念口云願凡所宣譯傳流後世咸共弘通今於衆前發誠實誓若所傳無謬者當使焚身之後舌不焦爛以愚秦弘始十一年八月二十日卒於長安是歲晉義熙五年也即於逍遙園依外國法以

火焚屍薪滅形碎唯舌不灰 宋江陵辛寺  
有釋法顯姓龔平陽武陽人志行明敏儀軌  
整肅常慨經律舛闕志勵尋求以晉隆安三  
季與同學慧景道整慧應慧嵬等發自長安  
西度流沙上無飛鳥下無走獸四顧茫茫莫  
測所之唯視日以准東西人骨以標行路耳

朱子五

屢有熱風惡鬼遇之必死顯任緣委命直過  
險難有頃至葱嶺葱嶺冬夏積雪有惡龍吐  
毒風兩沙礫山路艱危壁立千仞皆有鑿石  
通路傍施梯道凡度七百餘所又躡歷經過  
河數十餘處皆漢時張騫甘父所不至也次  
度雪山山遇寒風暴起慧景懼不能前語  
顯曰吾其死矣卿可前去勿得俱殞言絕而  
卒顯撫之泣曰本尚不果命也柰何復自力  
孤行遂過山險凡所經歷四十餘國將至天  
竺去王舍城三十餘里有一寺逼暝遇之顯  
欲詣耆闍崛山寺僧諫曰路甚艱阻且多黑  
師子亟經噉人何由可至顯曰遠涉數方擔

到靈鷲身命不期出息非保豈可使積年之  
誠既至而廢耶雖有險難吾不懼也衆莫能  
止乃遣兩僧送之顯既至山日將曛夕遂欲  
停宿兩僧危懼捨之而還顯獨留山中燒香  
禮拜翹感舊迹如覩聖儀至夜有三黑師子  
來蹲顯前舐蜃搖尾顯誦經不輟一心念佛  
師子乃依頭下尾伏顯定前顯以手摩之呴  
曰若欲相害持我誦竟若見試者可使退矣  
師子良久乃去明晨還返路窮幽梗止有一  
徑通行未至里餘忽逢一道人年可九十容  
服鹿素而神氣清遠顯雖覺其韻高而不悟  
是神人後又逢一小僧顯問曰向者年是誰  
朱子五

耶答云頭陀迦葉大弟子也顯方大惋恨更  
追至山所有橫石塞于室口遂不得入顯流  
涕而去進至迦施國國有白耳龍每與衆僧  
約令國內僧徒皆有信効沙門爲起龍舍并  
設福食每至夏坐訖龍輒化作一小蛇兩耳  
悉白衆皆咸識是龍以銅盂盛酪置龍於中

從上座至下行之遍乃化去年輒一出顯亦親見後至中天竺於摩竭提邑波連弗阿育王塔南天王寺得摩訶僧祇律又得薩婆多律抄雜阿毗曇心線經方等泥洹經等顯留三年學胡語胡書方躬自書寫於是持經像寄附商客到師子國顯同旅十餘或留或云顧影唯已常懷悲慨忽於玉像前見商人以晉地一白團絹扇供養不覺悽然下淚停二年復得弥沙塞律長雜二舍及雜藏並漢土所無既而附商人大舶循海而還舶有二百許人值黑風水入衆皆惶懼即取雜物棄之顯恐棄其經像唯一念觀世音及歸命漢土衆僧船任風而去得無傷壞經十餘日達耶婆提國停五月復隨他商東適廣州舉帆二十餘日夜忽大風合舶震懼衆咸議曰坐載此沙門使我等狼狽不可以一人故令一衆俱亡共欲推之法顯禮越勵聲呵商人曰汝若下此沙門亦應下我不余便當見殺漢

地帝王奉佛教僧我若至彼告王必當罪汝商人相視失色俛仰而止既水盡糧竭唯任風隨流忽至岸見藜藿菜依然知是漢地但未可測何方即乘船入浦尋村見獮者二人顯問此是何地耶獮人曰此是青州長廣郡牢山南岸獮人還以告太守李巖巖素信敬志聞沙門遠至躬自迎慰顯持經像隨還頃之欲南歸青州刺史請留過冬顯曰貧道投身於不返之地志在弘通何期未果不得久停遂南造京師就外國禪師佛駁跋陀於道場寺翻譯經律論等百餘万言流布教化威使見聞有一家失其姓名居近朱雀門出奉正化自寫一部讀誦供養無別經室與雜書共屋後風火忽起延及其家資物皆盡唯泥洹經儼然具存煨燼不侵卷色無改京師共傳咸歎神妙其餘經律後至荊州卒於辛寺春秋八十有六衆咸慟惜其遊履諸國別有大傳

法苑珠林卷第二十五

卷

法苑珠林卷第二十六

鍾六

大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宿命篇第十八 此有四部

述意部 引證部 習氣部 五通部

述意部第一 夫業行參差宿緣之途非一  
壽命脩短明昧之理無恒良由業因善惡致

公

使報有冥爽或有憶識多劫或有緣念累代  
或有但記一生或有唯知現在所以凡聖殊  
隔宿命延促雖復朽神感聖習氣尚存除惑  
見理戲心猶在自非位登十地行滿三祇奚  
能永斷習因感茲勝報也 引證部第二

第一天趣中依婆沙論云亦有生處得智知

他心等然微細故不別說之如上天報中已  
具說之亦同下傍生鬼趣中述故婆沙論云  
所以者何非田器故有勝觀相聞語智等所  
覆損故有他心通及願智等所應蔽故評曰  
應作是說於四趣中生處得智各知五趣於  
理無違第二問人趣亦有本性念生智類應  
能知他心等何故不說答應說而不說者當  
知此義有餘復次少故不說謂人趣中得此  
智者極少有故而不說之如婆沙論說此皆  
從不惱害業能生此智若有衆生能護身口  
不惱他者在母胎時其必寬容不爲冷熱二  
觸母腹不淨惡血所困至出胎時又復不爲  
產門逼迫令心錯亂以是因緣覺了惺悟念  
知前事今不知者良由違前法故忘失錯亂  
故不能知也問曰各知幾趣耶答曰還如婆  
沙論說天知五趣人知四趣除天鬼知三趣畜畜  
生知二趣地獄唯知地獄之事由勝故上得  
知下下由劣故不知上問曰若由劣故不知